

亚洲槟榔文化圈探析

廖建夏*

摘要: 槟榔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槟榔自身特殊的属性、当地的地理环境以及审美观念等均有密切关系。自古以来,中国、东南亚与南亚一带的居民就养成了嚼食槟榔的生活习惯,并形成了与槟榔有关的习俗和文化。由于近代以来自然环境改变、医药卫生科学知识普及、审美观念、婚俗变化以及新嗜好品的出现,槟榔在一些地区已经退出市场,但许多国家和地区至今仍然保留嚼食槟榔的习俗。

关键词: 亚洲 槟榔文化圈 习俗

[中图分类号] G112:TS9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1)03-0084-07

Analysis on Asia's Culture Circle of Arecunut

Liao Jianxi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inang Culture is closely interrelated with its specific attributes, lo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aesthetic sense. Since antiquity, the residents i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had developed a habit of Betel chewing, and thus the custom and culture of which is formed. Pinang culture disappeared in some areas as the result of the moder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ange, health & medicine scientific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aesthetic sense and marriage custom change, and the new habit development. Whatever, the Betel chewing culture is still popular in many countries and areas.

Key words: Asian; Culture Circle of Arecunut; Custom

槟榔是一种热带棕榈科常绿乔木,原生长在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中,其生存受热带地理环境的制约,目前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中国、缅甸、泰国、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国,果实椭圆形,颜色橙红,可以食用,有较高的药用性能。东南亚大多数民族和南亚部分民族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咀嚼萎叶和槟榔的习惯,这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民族习俗。在一些地区,人们还赋予槟榔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将其作为必备品应用于各种重要的礼俗中,其中一些礼俗流传至今,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独特的槟榔文化圈。本文试图探讨这一文化圈的特征以及在当今时代各类时尚消费文化的冲击下该文化圈的走向。

嚼食槟榔始于何时?不少学者认为野生槟榔源自马来西亚。根据考古学显示,在泰国西北出土的槟榔栽培遗迹,证实远在公元前一万年泰国就种有槟榔,在泰国北部精灵洞一带,居民咀嚼萎叶和槟榔的习惯超过 8000 年历史。考古学家在菲律宾杜阳洞发现装贝壳粉的容器,大约制作于 4500 年前^①。咀嚼槟榔是

*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①黛安·乌梅穆托:《红唾液和黑牙齿》,《世界博览》1984 年第 4 期,第 34 页。

世界最古老的习俗之一。槟榔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最北到中国北边,但仍以东南亚、南亚为主,从西边马达加斯加,到靠近南美洲复活节岛,在此范围内都有槟榔的踪迹。

自古以来,东南亚、南亚一带均是盛产槟榔的地区。公元前504年的印度古籍中就记载有槟榔一物。对嚼萎叶、槟榔的习俗,中国史书记载最早的当推《汉书·西南夷传》。东方朔在《林邑志》中称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家有数百树”^①。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所载:“从孙典国(今缅甸丹那沙林)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今柬埔寨),方五千里,南夷之国……饶槟榔”^②。《梁书》记载:“干陀利国(今苏门答腊岛),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③。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南亚一带就多产槟榔。

宋代以前,上层人士消费的槟榔多由东南亚藩属国家进贡而来。自宋代起,海南成为槟榔的主要产地之一,“槟榔,生黎峒……琼管取其征,居岁计之半”^④。但呈贡朝廷的槟榔数量极少,每年仅有1000颗^⑤,而占城国向宋朝进贡的槟榔数量则达到1500斤^⑥。鉴于我国槟榔种植范围不广而槟榔需求量大,直至近代,国内还需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大量槟榔,1905年,中国进口槟榔总量为60631公担^⑦。

东南亚国家居民普遍认为嚼食槟榔可以使呼吸舒畅、生津止渴、提神,并预防龋齿,还可以消除胀气,减轻腹痛,杀除肠道寄生虫,降低血压,具有较大的医疗作用。槟榔的种子、果皮、花等均可入药,果实中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和有益物质,如脂肪、槟榔油、生物碱、儿茶素、胆碱等,具有独特的药用功能,是历代医家治病的药果。据我国史料记载,南方地区“四山多雾,初至者每苦腹胀如蛊,然嚼槟榔乃渐消”^⑧。梁朝著名医学家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就有槟榔可驱肠虫,治腹泻和消除水肿的记录。槟榔具有显著的消积下气功效,能够有效缓解和治疗南方由于人烟稀少、天气郁蒸而造成的瘴疠,减轻外地人初到南方时的不适,因而成为南方地区人们治瘴、防瘴的良药,号称“洗瘴丹”。宋代的广州城,“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⑨。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谈到“岭南人啖之以当果食,言南方地湿,不食此无以祛瘴疠也”^⑩。槟榔当茶以销瘴疠,成为居住在南方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嗜食习俗。除了作为药材之外,槟榔还可以作为嗜好品经常食用。嚼食槟榔还可以清新口气,其功效与今天嚼香口糖类似。

《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书介绍了东南亚国家有

关槟榔的习俗:细兰(今斯里兰卡)王“日啖槟榔”,“二人常捧金盘从,承王所啖槟榔渣”^⑪。哑齐(今印尼苏门答腊)王出外亦命左右侍从“捧槟榔盘后随”^⑫。占城(今越南)王每朝坐,“轮使女三十人持剑盾或槟榔盘从”,出游乘象,亦有侍从“捧槟榔盘前导”^⑬。国王嗜啖槟榔,百姓亦普遍有此嗜好。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百姓“所食槟榔苗叶就压腰巾内包裹腹前,行走坐卧嚼砸不止,惟睡时不食。其槟榔椰子类同茶饭,不可稍缺”^⑭。占城国百姓“常食曰槟榔,裹以萎叶,包以蠹灰,食不绝口”^⑮。当地还形成以槟榔敬客、婚聘亦以槟榔为礼的习俗。真腊(今柬埔寨)“其俗有客设槟榔、龙脑、香蛤屑等以为赏”^⑯。榜葛拉国(今孟加拉)“土俗无茶,以槟榔待客”^⑰。交阯其俗“入门,以槟榔贻我,通殷勤”^⑱。丁机宜“上旅客至,以扶留藤、槟榔代茗。若开宴,则人具一大盘”^⑲。

在印度许多重要史诗与宗教经典里都有槟榔的记载,且于各种庆典及礼仪中不可或缺。16世纪,从中亚草原来到北印度的莫卧儿王公贵族,很快接受了当地嚼食槟榔的传统,印度的槟榔文化开始融入并影

①郝玉麟、鲁曾煜:《广东通志》卷五十二·物产志,引《林邑志》乾隆四十六年修,四库全书本。

②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永明寺,中华书局,1963年,第174页。

③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海南诸国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794页。

④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⑤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9·广南西路·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437页。

⑥元·脱脱:《宋史》卷489·外国五2占城,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83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⑧清·闵述陆祚蕃:《粤述粤西偶记》,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8页。

⑨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二)卷6·食用门,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8页。

⑩(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1·果之三,商务印书馆,1930年。

⑪⑬冯承钧:《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中华书局,1956年,第20页,第3页。

⑫⑯⑰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四·西洋列国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72页,第20页,第82页。

⑬⑱明·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爪哇国,中华书局,1961年,第5页,第39页。

⑭明·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00年,第6页。

⑮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1页。

响着莫卧儿皇室贵族的生活，进而发展出宫廷里、上流社会中奢华的槟榔文化。

人类嚼食槟榔的历史悠久，范围广泛，而且无论贫富贵贱，有此嗜好者甚众。

二

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中，槟榔已经成为重要的食品、药品和礼品，功能日趋多样化，而作为民俗的载体，衍生出具有丰富内涵的槟榔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亚洲国家在槟榔制作、食用上以及审美上有相似的习俗，在婚俗和人际交往关系等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会感到尽管亚洲各国宗教信仰不同，但在槟榔文化熏陶下形成了相似的人文精神和民族性格。

(一)制作和食用槟榔的习俗

自古槟榔就以嚼食为主，槟榔口味酸涩，为了减轻酸涩口味，人们一般用萎叶、蚬灰或石灰与槟榔合在一起咀嚼。萎叶能兴奋神经，属酸性，蚬灰属碱性，三者一起使用有中和作用。但各地的气候、所产和文化不同，槟榔的配料、制作和食用方法也各不相同，呈现出多样化。

中国各朝代、各地制作、食用槟榔的技术和方法不同。宋朝的广州人嚼食槟榔除加萎叶和牡蛎灰外，还添加丁香、桂花、三赖子(山奈)等香药，称之为香药槟榔^①。“琼人嗜槟榔青，即实未熟而采者。熟者曰槟榔肉，亦曰玉子，则廉、钦、新会及西粤、交趾人嗜之；熟而干焦连壳者曰枣子槟榔，则高、雷、阳江、阳春人嗜之；以盐渍者曰槟榔咸，则广州、肇庆人嗜之；曝既干，心小如香附者曰干槟榔，则惠、潮、东莞、顺德人嗜之”^②。无论是食用干果还是生果，萎叶、蚬灰(没有牡蛎的地方就用石灰)都是食用槟榔必不可少的物品。要使槟榔既容易储存、又符合各地嚼食者不同的口味，在槟榔制作上就要花费不少心思。明代制作槟榔的方法是：将槟榔鸡心者切作细块，加以缩砂仁、白豆蔻仁、丁香、粉甘草、橘皮、生姜、盐，用河水两碗浸一宿，再用慢火于银石器中煮干，焙干，入瓷瓶收。每用细嚼，治酒食过度，胸膈膨满，口吐清水，一切积聚^③。民国时期则是将采摘而来的槟榔用铁镬煮熟后捞出，滤去水分，放入焙灶中烘烤，经30多小时之久，见槟榔皮有光黑色即可取出，按其优劣分成3个等级。海南岛居民又喜欢将槟榔与椰心一并咀嚼，而在儋州，嚼食槟榔时又加入由荔枝嫩叶捣成的茶饼^④。湖南湘潭由于当地不产槟榔，人们将从岭南运来的较嫩的槟榔进行熟制，将熟制槟榔拌以芝麻、桂子油，不易醉

人。而嗜好吃槟榔的人，要嚼醉性很强、加很多卤水的槟榔。嚼食均不用萎叶、牡蛎灰。

在缅甸，城市马路旁到处可见卖槟榔的小贩。几乎家家都备有装有叶子、槟榔子、石灰小盒、切槟榔子的小刀等物的槟榔盒。槟榔的吃法非常讲究：首先是展开一片树叶，用加水稀释过的石灰在表面刷上一层，撒上几颗槟榔粒，再放上小豆蔻、姜黄等各种香料。再拿新鲜的萎叶包起来，有些人会加少量酸橙共嚼，以促使唾液分泌和放出刺激性的生物碱。缅甸人买槟榔一次至少买一包，有4~6个不等，装在一个小塑料袋里，通常一天食用一两包。

越南人嚼槟榔有一套很讲究的程序。首先，在配制槟榔果食时，要把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槟榔用一种特制的小刀将最外的一层青皮剥掉，接着将槟榔匀称地对破成若干小块，每一块都带有一部分槟榔心(如果不是收获槟榔的季节，就用槟榔干)，然后在萎叶(一种藤科植物)上抹上一点石灰，用它将槟榔卷成小卷，再入嘴慢慢咀嚼。没有牙齿的老人，就用随身携带的约半个鸡蛋大小的铜制槟榔臼将槟榔和萎叶捣碎，再往口里送。人们还喜欢在食槟榔时加进一点烟丝。这几样东西在口里反复咀嚼，渐渐产生化学反应，变成鲜血一样的红汁。当人们觉得味道越嚼越淡时，就连汁带渣吐出。

柬埔寨妇女喜欢吃槟榔，女孩子到十一二岁就开始嚼槟榔，男人一般不吃槟榔，只有出家多年后还俗的男子才吃。世界不同地区制作槟榔的手法各不相同，比如泰国和柬埔寨的山地部落通常在槟榔中加入丁香和桂皮，而在印度的一些地方，槟榔里可能会包着小豆蔻、果子冻、食糖、磨碎的椰肉、小茴香籽、甘草、儿茶等。

(二)爱情与婚姻中重要的物媒

物媒，即以某种约定俗成的物品为中介。作为传递爱情的信物，在各个民族的婚姻生活中广泛存在着。物媒在亚洲各国婚俗文化中十分普遍，作为物媒的物品有花、槟榔等，东南亚和南亚最常见的信物要数槟榔。咀嚼槟榔是爱侣互表衷肠的一种绝妙办法。缅甸姑娘黄昏后喜欢坐在阳台或走廊上纺线，涂漆的槟榔盒就在手边，如果她把亲手做的槟榔递给一个小

①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二)卷6·食用门，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7页。

②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629页。

③明·宋诒：《竹屿山房杂部》卷6·养生部六，中国台湾省：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④道光·明道修：《琼州府志》卷5·物产，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伙子,就表明他已赢得了她的欢心。越南的泰族少女有了心上人之后,就会将施过巫术祈祷的槟榔递给心仪者,以实现自己的心愿。

槟榔不仅是传统的中药材和居民日常嗜好品,而且还是古代婚丧嫁娶等习俗中的重要载体。许多民族把槟榔、萎叶当作美好、幸福的象征,最明显地表现在婚姻关系中。无论小伙子向姑娘求婚,还是家长代其向女方家长提亲,都要以萎叶、槟榔为探询对方方向的最初礼品。

古代越南中北部的九真人“欲婚先以槟榔子一函诣女,女食与男婚”^①。在麻六甲(今马来西亚),“嫁娶以槟榔为礼,多至二百盘”^②。在大泥国(今泰国南部),“婚聘之资先以椰子酒,槟榔次之”^③。在渤泥(今印尼加里曼丹北部),“婚聘先以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以成礼”^④。由此可见槟榔在渤泥人的婚聘中比指环、金银还重要。

中国古人对槟榔的重视最初主要基于对其药用价值的认识,与中原地区仅仅将槟榔看作一种消积、下气的药物不同,岭南已经将槟榔由药物向民俗载体转换。“以槟榔为礼”是南方婚姻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槟榔运用于婚礼,主要是因为槟榔包含着特殊的含义,“槟字从宾,榔字从郎,言女宾于郎之义也”,寓意夫妻相敬如宾。而嚼食槟榔的调料——萎叶,同样饱含寓意,“萎与槟榔,有夫妻相须之象。……萎为夫,槟榔为妇。萎字从申从女,男申于女之义也”^⑤。所以,槟榔成为婚姻缔结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几乎所有有槟榔习俗分布的地方都把槟榔运用于婚礼中。随着槟榔在礼物中角色的突出,发展到后来,在乡村社会婚聘各个环节亦多以槟榔和萎叶作为贵重之礼物。槟榔被用于中国婚姻礼仪中大概始于明代的海南地区。正德《琼台志》卷七称海南各地“俗重此物,凡交接以为先客,婚姻以为定礼”,“亲宾往来,非槟榔不为礼,至婚礼,媒妁通问之初,其槟榔,富者盛以银盒。至女家,非许亲不开盒,但于盒中手占一枚,即为定礼。凡女子受聘者谓之吃某氏槟榔。此俗延及闽广”。清代以后,槟榔被广泛地运用到岭南各地婚姻缔结的各个环节中,形成一种独特的“以槟榔为礼”的婚姻习俗。求婚、订婚以至择吉日成亲和婚礼上,每个环节都少不了萎叶和槟榔。如澄迈县,“婚姻必择门户,专用槟榔,槟榔数以千万计,至有以金银为蒂者”^⑥。广东各地均有以槟榔为定亲之礼的习俗,史载“粤人最重槟榔,以为礼果,款客必先擎进。娉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女子既受槟榔,则终身弗贰”^⑦。韶州一带“婚礼用槟榔、扶留叶、椰子、芝麻、枣、栗之属,以当委禽。其义各有所取,而尤以槟榔为重”^⑧。广西梧州一带“婚聘多用槟榔”,聘

礼种类繁多,包括“槟榔、蒟、椰、麻、枣、猪、羊之属”^⑨。

与此俗相近的国家有不少,如柬埔寨的婚俗,年轻人成婚大体要经过说亲、商定聘礼和结婚三个阶段。说亲阶段,媒人要去女方家里三趟,才能谈到正题。每次媒人去女方家,都要带上一小包槟榔、萎叶和烟送给女方家长。商订婚礼所带的见面礼中要有槟榔、萎叶。结婚仪式上,男方要请3位妇女负责布置3座“槟榔花塔”。在第一座槟榔花塔上插21粒槟榔和21片萎叶,第二座花塔上插12粒槟榔和12片萎叶,第三座花塔上插6粒槟榔和6片萎叶,分别是为了报答父亲养育之恩、母亲生育之恩和哥哥姐姐从小抱自己的手足之情。

在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的婚俗中槟榔与槟榔盒扮演突出角色。在传统的马来婚事磋商中,男方要带一套漂亮的铜制或银制的槟榔盛器到女方家,如果双方一起嚼带来的槟榔,女方接受了这套盛器,那就万事大吉。以萎叶点缀婚礼台,新郎新娘要共嚼槟榔以驱灾进喜,逢凶化吉。萎叶盛器是新婚燕尔的象征,同时也是洞房花烛夜的守护者。

婚聘活动中以槟榔为礼的习俗在东南亚部分地区至今盛行不衰。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新郎所送的聘礼中必备槟榔,新娘家需把新郎带来的萎叶、槟榔等分给来宾。在缅甸达努人、勃欧人和掸人的婚俗中,槟榔既是接待客人的食品,也是一种表示情意的信物。在新加坡华人的婚姻彩礼中也必备槟榔,槟榔象征郎,即丈夫,所以女方接受整串槟榔后只留下一粒,其余给男方带回家,以示女方终身只伴一个郎。印尼龙目岛上的萨萨克人新郎、新娘在婚后第二天要探望女方父母,临行前要带上盛有槟榔、萎叶的盒子送给女方父母。斯里兰卡农村的婚礼,亲朋至友把槟榔叶装在信封里送给新郎的父亲,以示祝贺,这是婚礼的开始,当新郎新娘将100片槟榔分送给来祝贺的宾客,婚礼

①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七一·果部八,中华书局,1960年。

②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蛮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0页。

③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四·西洋列国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56页。

④冯承钧:《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中华书局,1956年,第77页。

⑤清·潘承焯、吴作哲修:《镇平县志》卷4·礼俗,1916年铅印本。

⑥康熙·丁斗柄:《澄迈县志》卷1·风俗。

⑦林述训:《韶州府志》卷十五·輿地略七·风俗,同治十三年刊本。

⑧王栋:《苍梧县志》卷之五·风土志上,同治十一年刻本。

仪式方告以结束。萨萨克人的婚后回门礼、萨凯人的婚俗以及越南康人的入赘婚俗、泰人的逃婚等,槟榔、萎叶都作为重要的物品而名列其中。

(三)沟通人际交往、调解纠纷的重要礼品

槟榔在人们日常交流、沟通情感以及社会交际活动中成为重要礼品,朋友见面,即互相馈赠槟榔,以示尊敬。客人来访,即以槟榔代茶来表达对客人的敬重。在东南亚地区,有客来访,总是没谈话就先递上萎叶盒,这种习俗还可以向客人暗示某种微妙的态度。例如,在菲律宾哈努努人当中,不断交换萎叶配料,表明谈话可以继续下去,要想缩短谈话的时间,见面后第一次交换配料时就倾盆而给。在缅甸,根据主人拿出的萎叶质量好坏,客人就知道自己是否受欢迎。

越南俗语“槟榔是寒暄的开始”,充分表露了槟榔在社会交际中的重要性 and 普遍性。相互交换槟榔配料可以增进友好关系。东南亚山区,人们在羊肠小道上相遇时会边聊边交换槟榔。一个人出门带多少槟榔配料,可以说明他准备走多远的路;他取出配料送给对方用多少时间,可以说明他想同对方保持多么近或多么远的关系。

由于槟榔多由海外而来,得之不易,东南亚一些地区的居民常把槟榔作为必需品用以礼待宾客,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诚意,传达非常重要的情感信息。“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①,南方地区普遍是“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②,形成以槟榔代茶的特殊待客习俗。槟榔在日常交往中的礼物功能尤为突出,亲友往来多以槟榔为礼,见面时拿槟榔“荐客先于茶酒”^③。

康熙年间的中国台湾省,“人有故,则奉(槟榔)以为礼”^④，“槟榔最甚,嗜者齿尽黑,谓可辟瘴。每诣人,多献之为敬”^⑤,槟榔成为清朝时期台湾最流行的馈赠礼物。可见,食槟榔不仅成为人们交际的套头,而且成为款待客人必不可少的礼节和仪式,甚至成为是否尊重客人的基本标准。

在整个东南亚,无论是在山区的穷苦人当中,还是在宫廷上层圈子里,嚼槟榔都已经形成一套复杂的礼仪。这一习俗在日常生活中可谓至关重要,以至在不再盛行这种习俗的地方,各种仪式的摆设仍离不开槟榔配料和制作工具。例如在泰国,精致的槟榔盛器仍是皇家的部分标志,它的质量一度代表大臣的爵位,在王储举行封爵大典时,送给他的槟榔盛器镶有红宝石。

槟榔还具有交际信物的功能。明代雷州“人事往来以递槟榔为礼”^⑥;在我国滇南许多民族中,槟榔、萎叶还是贺新居的礼品,邻居新房落成,送去萎叶、槟

榔,表示吉祥。清代广西各地“折柬招客,惟官场则然,若士庶家宴会,则以箬叶裹槟榔代柬。应召者留之,不应召者则还之。若留而不应召,大不可也”^⑦。

在越南,人们把槟榔喻为一种综合不同性质的事物的哲理。槟榔树直溜,作为天(属于阳性)的形象;石灰作为地(属于阴性)的形象;萎叶是一种藤类植物,从地里往槟榔树干上攀缘,作为中间的和解者——人的形象。这阴阳三才(天地人合一)的辩证统一形成一种极为和谐的结合。槟榔果的甜美、萎叶的辣、石灰的浓郁等三种味道共同造成一种兴奋剂,使口香、唇红、脸热,令人微醺欲醉。槟榔、萎叶、石灰这三样东西的融合还象征着骨肉之间的团结和睦,所以,槟榔成为越南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表象,被视为吉祥物,吃槟榔也成为一种独特且蕴含美好意义的生活方式,贯穿于越南人民的社会生活中。

槟榔在不少国家和地区被当作化解矛盾的催化剂,在调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一定的功效。广东广州府、肇庆府以及广西、云南少数地方有此习惯。史料记载,“广人喜食槟榔”,“有斗者,甲献槟榔则乙怒立解。至持以享鬼神,陈于二伏波将军之前以为敬”^⑧。在增城县,“且乡里有争执,求人曲直者,亦皆献以槟榔”^⑨。海南黎族有“一口槟榔大过天”的说法,在发生纠纷时,只要双方同意双手接下一口槟榔,矛盾就宣告消除,纠纷就很快和解。清朝的台湾省由于各地大量移民的涌入,相互之间或者与土著之间难免会发生纷争,槟榔所被赋予的特殊含义使得它很好的充当了“化干戈为玉帛”的角色,如在诸罗县,“闾里雀角或相淬,其大者亲邻置酒解之,小者辄用槟榔,百文之费,而

①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槟榔,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11页。

②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二)卷6·食用门,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7页。

③道光·周玺:《彰化县志》卷9·风俗志·汉俗·杂俗,中国台湾银行出版社,1962年版,第292页。

④康熙·高拱乾:《台湾府志》卷7·风土志·土产·果之属,第200页。

⑤光绪·沈茂荫:《苗栗县志》卷7·风俗考·番俗附·风俗,第11页。

⑥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九十三·舆地略十一·风俗二,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4年。

⑦沈日霖:《粤西琐记》(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七帙),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⑧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629页。

⑨王佐修:《增城县志》卷1·风俗,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息两氏一朝之忿”^①，以致有“解纷惟有送槟榔”之说。

(四)独特的审美形式

嚼槟榔和染齿是紧密相联的。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久食，令人齿黑。故南人有雕题、黑齿之俗。”古代广西也有此俗，先民们崇尚以黑齿为美，认为黑齿能防妖魔。广西崇善“女子多带项圈，染黑齿，穿短衣，扎长裙”^②。时至今日，越南、柬埔寨一些地区的居民以及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傣族、布朗族等还保留此俗。在柬埔寨安东王朝时期，妇女牙齿不黑被认为不美。现代的缅甸男子大多都是一口红黑红黑的牙齿。

女性天性爱美，传统社会又以红色为吉祥之喜事，嚼食槟榔正好适应了女性要求裸露的面部及口唇为红色的自然要求，对女性而言，嚼食槟榔甚至可以代替化妆使用的胭脂，省却化妆之手续。咀嚼槟榔能让人红潮登颊，浑身燥热，遍体生津，两唇泛红。槟榔在清代台湾省乡村社会中还是女性美容的时尚用品。由于长时间的嚼食槟榔，面部和口唇及牙齿会出现唇红齿黑之现象，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女子由此以为美，如“台之南路，最重槟榔，无论男女，皆日咀嚼不离于口。食则齿黑，妇人以此为美观，乃习俗所尚也”^③。姑娘们吃起槟榔来，很快便嘴唇泛红，脸蛋也像涂上了胭脂似的，起着直接美容的作用。

(五)祭祀祖先神灵与驱妖斩魔的神果

在亚洲，尽管许多国家宗教信仰多元化，但都有用槟榔祭祀祖先和神灵的习俗。马来西亚的渔民出海前要用萎叶和槟榔做成的小船放入海中，以祭风神和海神，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而马来西亚的农民在插秧前和收获后，都要用萎叶来为其土壤祝福，以求丰收^④。在缅甸，全民虔诚地信仰佛教，有“取(槟榔)以供佛”的习俗^⑤。在柬埔寨的传统节日“亡人节”中，人们以各式食物、糕点、槟榔、香烟等祭祖，恭请先人团聚，同时也祈求先人庇佑^⑥。哈努努人要给死者上贡咀嚼槟榔用的配料，以使死者能走上漫长的道路而达到另一世界。老挝的“糕饼节”，人们会把糕饼和槟榔、萎叶、烟叶等物品一起向佛教僧侣布施，同时拿来祭祀去世的亲人。

槟榔在一些民族的神话里有一席之地，在菲律宾的民间故事里，槟榔能驱妖斩魔。在菲律宾廷吉安人的神话里，槟榔果能自行转动，上面镶了金，还涂了油；这种槟榔果常常被用来邀请人们参加某种仪式。如果拒绝这种槟榔果，那他的膝盖、前额上都会长出槟榔果，一直疼到非接受邀请不可^⑦。不仅是东南亚和南亚，在大洋洲迷信鬼魂的民族中，萎叶、槟榔又具有神秘的色彩。例如在大洋洲加罗林群岛的帕罗群岛

上，男人征战回来，凡杀过人和参与过杀人的人，都要嚼诅咒过的萎叶，以驱赶被杀者的鬼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妻子怀孕后，丈夫要在一定时期戒吃槟榔，他们认为父亲不守戒律，会给未来的孩子带来灾祸。

槟榔还被用于一些岁时民俗及特殊的礼仪中，显示出槟榔功用的多样性，是一种可以愉悦神灵，保佑平安顺利的神果。如缅甸传统的僧侣“考试节”，僧侣到首都考试时，必有手持金槟榔盒的导行队伍。

印尼穆纳岛的少女成年礼最后的仪式，就是把槟榔花杂以萎叶及配料放到河面上，任其随河水漂流，如花沉没，则预示少女的婚事不顺利^⑧。

在海南岛，大年初一，幼者给长者献槟榔时会得到长者所封的红包^⑨。在广东，每逢农历七月十四日的盂兰会，人们会相互赠送槟榔^⑩。

槟榔文化不仅表现在槟榔习俗上，以槟榔为题材的诗词篇章、民歌民谣以及在槟榔传播过程中遗留下的地名痕迹，也是槟榔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诗词中有不少是文人以槟榔为他们抒发情感，歌颂大自然的对象，槟榔还是爱情的象征，“赠子槟榔花，杂以相思叶。二物合成甘，有如郎与妾”^⑪。民歌民谣多是青年男女以槟榔作为爱情的信物，表达彼此忠贞的爱情。

三

我国嚼食槟榔之风气在明清两代十分浓厚，但到了民国，槟榔习俗逐渐呈现明显衰减之势。虽说有些地方槟榔仍为婚俗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也有不少酒楼用槟榔款待客人，但除了海南、台湾和湖南少数地方外，其他地方的槟榔嚼食习惯已开始慢慢淡去，如广东、广西嚼食槟榔者为少数。导致槟榔习俗衰减

①康熙·陈梦林纂：《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

②吴龙辉纂 黄旭初修：《崇善县志》，成文出版社，1937年抄本。

③光绪·薛绍元：《台湾通志》物产·草木类，中国台湾省，大通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第87页。

④⑦黛安·乌梅穆托：《红唾液和黑牙齿》，《世界博览》1984年第4期，第35页。

⑥⑧张殿英主编：《东方民俗文化辞典》，安徽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378页，第553页。

⑤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⑨陈枢铭：《海南岛志》第23章·岁时民俗，上海神州国光社铅印本，1933年。

⑩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九十三·舆地略十一·风俗二，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4年。

⑪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629页。

的最主要原因即是大多数地区的地理环境在清代有了很大的改观,以往被视为瘴疠之地的岭南经历代开发,明代以后瘴气渐渐散去,在清末陆续开埠通商,随着和世界其他地方联系的加强,居民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们对槟榔以及与其伴嚼的葵叶的药用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槟榔吃多了会上瘾。槟榔与葵叶合嚼虽对防治寄生虫病、细菌性传染病有作用,但其功效远不及近现代的西药明显。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吸烟、喝茶、嚼口香糖等新嗜好成为时尚,这使得人们嚼食槟榔的时间越来越少,另外槟榔含槟榔碱、槟榔次碱、鞣质、树脂、红色素等成分。咀嚼后,槟榔会产生红色物质,加之有些市民有随地吐痰的陋习,吐出的槟榔渣汁常造成城市地面、墙壁等公众场合“血迹斑斑”,严重影响城市环境。许多国家都已出台相应的法规,限制在公众场合嚼食槟榔。

1985年的一项研究证实,把槟榔果、烟草和葵叶(叶)混在一起咀嚼会导致口腔癌、咽癌及食道癌。后来的一项新研究再次表明,即使咀嚼不加入烟草的槟榔也同样会导致口腔癌的发生。槟榔内含成分致癌之说目前尚缺乏足以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但也使一些人望而生畏。由于这些因素,槟榔、葵叶的历史地位在逐步下降,咀嚼槟榔的习俗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渐趋衰退。

尽管“辟瘴病”的作用已经减少,但由于槟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药用功能,嚼槟榔的习俗在许多民族中仍然长盛不衰。最有代表性的地区就是我国的台湾省。在日本占领台湾时,台湾岛的槟榔种植业遭到巨大浩劫,当局曾一度使用严厉手段禁止嚼食槟榔,并强制砍除槟榔树,用以戒除嚼食槟榔的“恶习”。台湾光复后,当时政府对此并不给予限制,嚼食槟榔者逐渐增多,种植槟榔开始恢复,槟榔文化复兴,槟榔仍是部份人不可或缺的食用物。以往一些民族把染齿、嚼槟榔作为成年的象征,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古风已日渐衰微,特别是在城市,为了有一口洁白的牙齿,许多人已经摒弃了嚼槟榔、染齿的风俗习惯,但槟榔依然是红白喜事中不可缺少的主角。槟榔是一个十分社会化的东西,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植物,更是一个日常生活中表达善意的礼物。

目前,槟榔已成为仅次于尼古丁、乙醇和咖啡因的世界第四大嗜好物品。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中心指出,全球有数亿人有咀嚼槟榔的习惯,而且还有增加之势。世界所产的槟榔除小部分经简单加工制成槟榔咀嚼食品外,大多食用槟榔鲜果,印度和我国台湾省是世界槟榔鲜果的最大消费地,巴基斯坦和尼泊尔

也是槟榔鲜果的主要消费国。2007年世界槟榔的产量为97.17万吨,其中99.9%以上都产自亚洲。槟榔产量最大的国家是印度,2007年产量为55.92万吨,约占当年世界槟榔总产量的57.55%^①。其次分别为中国、孟加拉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等。槟榔业成为中国台湾省的重要产业,成为产值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经济作物,因为栽培槟榔管理粗放、省工易管、病虫害少、耐旱耐瘠且产量高、价格好、收益多,台农都乐于栽培槟榔,并称之为“绿宝石”。

咀嚼槟榔是一种传统习俗,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并一直延续至今。近几年随着槟榔的全球化,亚太地区嚼食槟榔的习惯逐渐为其他国家人所接受,逐渐传向欧洲、美洲、东亚部分国家。目前,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进口槟榔产品的记录。目前,英国是亚洲地区以外最大的槟榔进口国,欧洲及美国也有增加之势。从世界消费市场来看,全世界每年有5%的人口嚼食槟榔^②。

综上所述,东南亚、南亚一带自古就产生了嚼食槟榔的习惯,具有鲜明的热带地区民族、地域特色,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蕴育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这就形成槟榔文化。东南亚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槟榔本身特殊的属性是产生槟榔文化的重要因素。以槟榔待客、用于婚聘等,槟榔充当了社会关系的物媒,其中显现出很深刻的社会内涵。槟榔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形态,既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也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通过对亚洲槟榔文化的历史追溯及人文梳理,可以看出槟榔文化圈中蕴含着非常相似的文化内涵,体现出相同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这些文化对于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相互的文化交流有何影响,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①陈君、马子龙等:《世界槟榔产业发展概况》,《中国热带农业》2009年第6期。

②范海阔、黄丽云等:《槟榔生产消费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13期。